

號字	爲限	概以	佔地	戰等	商價	年以	個洋	月每	價洋	月每	價洋	一每
----	----	----	----	----	----	----	----	----	----	----	----	----

中國精益眼鏡

公司謹啟 號沙

保定均有分莊

漢京綏四台聯國鐵路
增則及聯運此客站並
規則及聯運此客站並
定規則及聯運此客站
價則及聯運此客站
於本路各站廣貼通告
俾衆週知外合再

現因聯運手續尚未就緒奉 部電飭留緩實行除俟改定月期另行公布外特
廣告

金粟齋集序

李榕宇

交黃子斐生既踰月得稍聞乃祖沅芷先生言行
斐生乃發篋出先生遺著數種示澄字金粟畫集
則詩文也將逐刻之且屬澄字序焉當是時澄字
先祖永齡卒已二十八載矣驟聞此屬不知涕之
何從也先生以孝尚澄字先祖亦以孝聞先生有
詩文壽世而澄字先祖之言行澄字乃或記或不
未能筆之於書昭示後世豈不可悲乎先生又善
醫其醫非若史記扁鵲公傳所云有人授以禁
方也以孝故不忍病其親則究醫籍久久遂精著
其心無一時親不病又無一時親可病也或曰先
生詩文猶嚶嚶然古人也至於醫則與之俱化懼
慨然病人也惟如此故五藏癢結診脈盡見授以
藥如渴得飲而飢者食也一念之誠至於如此孝
弟爲仁之本不其信哉先生故已得縣令而自請

十有二矣。精神矍鑠逾少壯。顯於攝生之術。無爲也與夫事同。是則真無爲也夫。

中家七八年矣。衣食奔走。迄無寧居。文章殆兩極也。屬讀次溪刻主南君之文。法度森嚴。一字不苟。年得此。久深佩仰。如對於拙作。有所評議。請去其非。敬成無任。(虎坊橋東百十四號)謹附數語。以少郵謝。

母老家貧。一身外無長物。可散者。祇卿知我。誰能爲我籌。愛娟曰。俱牀頭飾金。可集毛詩之數。諸君速歸。惜。湊得千金。俱可脫籍矣。生察其意。詰之返。通商賈親友者三日。勉湊銀錢。得如數。方期藏嬌歸。享範福。不料好事多磨。遺物忽。詎有巨商某。因物色佳麗。忽見愛娟秀色可。立出重金。強迫鴛鴦。日成婚。鴛鴦其實。畏其無。且未知愛娟之與生有成約。

之精而爲之。其在於今有不能爲迂闊者乎。

姓有因誤忌而更易者。如莊子陵以譚譯而姓嚴。夫莊而知之矣。晚之姓邑有六姓者。爲方孝孺後裔。以滅族禍。隱跡深山。咸省方字筆畫而作六。年遷代遠。子孫亦復更正。此仍不足奇。有人以云。某說有死姓其大。初以爲拜官爲耳。友人復道及一鋸工姓死。雖即生死之死。且祖居河東。小有持家之術。真奇矣。

海家用過臭字。蓋今俗語所謂備敎者是也。故杜少陵詩云。已拚野鶴如雙鷺。過吳陸離下五更。言雙如野鶴。已拚老矣。倏故陸離下五更。日月逾過。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可惋惜埋沒了的志士。看他的雙關連詞。『華髮星星。鬢壯志成。此身如寄。舊條病頹。向暗裏消費當年豪氣。』又如『同言杜陵何處。壯心空萬里。人誰許。』(感思)『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發蹤燒侯萬里。』(夜游宮)『封侯萬里。』本不難奇。然在詞裏而有這麼一體豪氣的詞。自是可喜的。夜游宮的。全詞是。

『雪晚清笳亂起。夢遊處不知何地。鈿騎無聲。望似水。想騎河。庭門西清海際。睡覺寒燈裏。漏殘斷月。斜窗紙。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鬢髮星星。心未死。』(夜遊宮記夢)

(未完)

聞其扉方將掀破。忽聞叩門聲急。兩人大驚。問知所措。遂避中。婦急啓其扉。舍入暫避中。李心頭突突。莫知爲策。竟佯婦言。倉皇入櫃。婦即疾掩櫃蓋。而銅以鎖。及啓門。甲排闥直入。怒問曰。白晝闖戶。作何隱事。婦無室中藏有男子耶。婦悲曰。室僅四壁。何處可匿。吾即不知。要須左證。以此証枉。不如死節。言已。經聲大哭。憤欲死節。甲笑而慰之。自認孟浪。且曰。余適赴賭大輸。餘債未息。故對子有所發洩耳。今追迫在門。當何以遣之。旅行有煩。忽自語曰。無已。其暫質我衣。婦欲止之。甲不顧。乃出門招數人入。羣舁木櫃。運赴李之典肆。肆影合開。

鄉人某甲性詭譎。甲丁父歿。大發其訃聞。疎遠鄉。並註明悲恩賜交某處字。友人東方生即戲集詩語挽之。其詞云。『既然語挽之。何以不自殞殤。到禍延顯考。再來稽顙泣。善終正疑無關。親視舍未必。叨在世成德繼。鼎不扣不折』。

長沙東寺有方丈某。道甚深。某處圓寂。寺僧失名士撰一輓聯。某援筆立曰。『東安寺死圓寂和尚』。衆僧譁曰。死一個和尚。誰不知。而煩君歌嘔事。向笑曰。何必如是急急。尙佳句在下聯也。因覆書曰。『西蜀國恣一如水』。於衆僧始讚嘆。歡喜而退。

來

件

無爲先生。家院沙溪畔。慣喜釣魚。氣之得不待外計也。嘗携酒即飲。樂爲之。且酌以酒。酒盡而醉。即天曉。旋便而回。出宿家焉。時是短不暮。若時文。吾歌呼也。不可句讀。餘已。復胡謔數過。色然喜。斯時也。大獨存。斫析論斷。先生不知也。見者呼以告。先生不聞也。先生究星相家言。黃坐中。實朋來。苟知年日月。望色斷言。則禍福智識。實不有無矣。然特騎許。無不應。可精茂矣。鄉里某。病疾久。先生偶過之。診脈擬方。一啜立愈。族人家。垂幾矣。病大危。舉家惶得。先生按其脈有異。曰。是妖也。聽之可。從其言。果愈。自是求治者踵相繼。先生則皆却却之。自謂不知醫也。先生嘗作草率筆。筆飛。不可方名。人以爲神。先生嘗遺之。劍耳。孝子。嘗索書。立揮毫爲之。號之金弗差。還曰。則親客飲也。先生無恒產。子女教養。一委之妻。妻賢而能。室以內不以勞先生。飯庫空。乞貸以給。先生釣其魚。自若也。歲時索通者至。先生輒與論天下事。刺刺不休。不知者爲何事。二子既長俱遠遊。不其得志。其妻戚戚負來者。更貸不易也。商諸先生。行百十里而貸諸友。友雞黍飲食之。先生舉杯道故。未嘗及貸。句絕不返。而忘其妻之待以舉火也。先生雖善飲。以貪飲。嘗不得酒。呵就月卜獨步。脫雲裳。而嬌嬌。悠然往住。以爲醉月。故自號醉月野云。然其醉也。嘗也。吟也。星相也。醫也。害也。以及一切云爲也。皆無所吝心於其間也。要吾無爲也。故世咸稱無爲先生焉。

論曰。以先生之才。苟有志當世。所就可量哉。顧人益至。日間。曾不若沿海之一粟。數十寒暑而後。必登覽有無所。與所就大小奚若。要吾無爲。又引。必登覽有無所。

近聞。爲所損。亦無可如何。失志一死。乃是一盒紅顏。寸寸。遺萬劫之身。此生聞耗。早已香消玉殞。撫淚長驚。黃土一隔。紅顏千古。細細此情。實有幾多。嗚呼。今日北地中。尚有憤慨不二之蘇小其人者乎。如愛媚者。蓋亦蘇小一流也。余與生爲鰓角之交。一日爲余道此事。淚荷羞眶而出。余亦爲之唏噓不置。

祖 雅

適齋叢綴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擅姿麗。唐諸之家。求之不允。於西廡中。拓一草牀。障以紗幔。日使六女戲於牀下。每有貴族子弟來謁。即使諸女於窗中自擇當意者。託箋修書。見唐人史說部。林甫家法。介生新舊之間。自擇當意新也。狗狸莖毒書也。不拂情。下度禮。後世婚姻之故。類風所稱。林甫若預

話 詞人

陸游。劉過。劉克莊。

陸游。劉過。劉克莊。屬於辛棄疾一派的詞人。有陸游。劉過。劉克莊。

陸游他是南宋一個極有名詩人。同時又是一名詞人。字務毅。越州山陰人。生于北宋。宣和七年。范成大帥蜀時。遊爲參議官。嘉泰初。詔同修國史兼樞密。以寶章殿待制致仕。卒于嘉定三年。公年二十五。一公元二二〇年。遊爲人頗浪漫不羈。談其於頹放。因是號放翁。有劍南集詞一卷。

我們在表面上。只認陸放了放翁是一個頹放的文人。殊不知他骨子裏。真是一個有心肝有血氣的男子。他晚歲年雖離附于韓侂胄。似乎不能証明他是失節了。不過他的好名心的確很重。這也是

山東李某。操典業於大連。行楊甲。人譽之。去肆。肆居有某甲。素爲商。亦悅脫。妻某氏。年方花信。書修飾。風格頗佳。一日買花門外。李適過。微睨之。不覺神往。自是日必數過其門。窺牆在。帳間以遊。初婦尚不悟。繼見其益無忌憚。心怒之。乃訴於甲。甲曰。明日果再無禮。汝可償爲允者。引致之。俟其入室。余即叩門。令彼暫匿木版。則巨金可立致也。次日早出。隱身於門前之某肆。移時。李果至。見婦濃粧豔服。倚門遙颺。李顧無行人。遂挑以過。婦則笑曰。波微轉。嫣然微笑。略俯其首。碎步而入。將入室門。復迴頭凝視。櫻口乍啓。若將有言。旋驚變類。如提口而入。李驚急過。竟蹣蹣入。不暇思。竟蹣蹣入。曲間。遂偏倚此羅牀。

讀。所費五百金足矣。始肆夥怒曰。汝豈欲嚇詐吾耶。甲笑曰。汝實則買。然吾無就汝門外。索葬焚之耳。肆夥以其所言違。憤不勝。乃令人速回薪。並將木櫃穿出。揭賣衆。作必欲狀。李駭極。詎復忍。乃大呼肆夥曰。如其繁價。質之可目。勿欺其焚也。肆夥聞之。知李乃不敢與辯。如數取付甲而去。

數 諧

趣話集錦

雅 諺

某鉅公。官京朝。其女公。錄自日矣。陞階所需。金玉錦綉。爰及織羅。予求求。絮語無已。某公病年。謂其友曰。余甚悔連年。多此一舉。其友略一存想。爲之軒輊。不數日。族亭曲間。遂偏倚此羅牀。

<p>廣</p> <p>園樂慶</p> <p>天 白</p>	<p>樓和廣</p> <p>天 白</p>	<p>樓德廣</p> <p>戲夜天今</p>
<p>金鑫高金泰 桂小慶菊桂鳳 芬機奎蘭蘭雲</p>	<p>聯李干雷趙沈 連盛盛喜富 翔漢義德璧貴</p>	<p>高小孫與小俞 慶翠玉鳳桂贊 奎花昆彩花庭</p>
<p>《恩報巧》</p>	<p>竹馬虹刺河戰 林 營 間冀 計曹蘭湯府州</p>	<p>息 休</p>
<p>園樂慶</p> <p>演 晚</p>	<p>園慶三</p> <p>天 白</p>	<p>園樂華</p> <p>戲 夜</p>
<p>高千金王泰于 菊紫桂玉鳳紫 蘭仙芬雲雲雲</p>	<p>尙譚茹尙方 小喜 富富連 雲端培蘭霞元</p>	<p>小姚姚姜楊李 蘭玉玉桂桂韻 英英蘭蘭芬普</p>

<p>天中</p>	<p>東華 真光 門內</p>	<p>金爲分即不於取藉而不聲。</p>
<p>新 婚 寶 鑑</p>	<p>女 皇 艷 史</p>	<p>劇目一覽表</p>
<p>滑稽女明星丹那女士得意傑作 社會教育滑稽絕情純劇</p>	<p>今天特選希世影片 歷史華貴偉大影片</p>	<p>戲夜三期星下 譚富雲 碧蕭長 英姜妙 華 香妙華長</p>

改授學官。學官者冷官也。熱中者所不欲。居而先生甘就焉。不賢而能如是乎。鄉使先生重親民而恥教士。營營案牘。且日伺上官顏色。或遂不能有此集。孰得孰失。寧可以道里計耶。先生生道光時。未幾。即有咸同之亂。馴至易朔。改元。國號民主。數十年間。所歷憂患亦多矣。而文辭優偏。漸之論。詠歌。盡敦厚之旨。其所養為何如也。澄字于先生。主獲侍左右。徒以此想見其為人。而又未能贊一詞。則敬序其行事。如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質於婁生。果稍有合焉否。耶。岳陽李澄字。

吟咏。尤善書畫。早年喪妻。故中落。時值科舉改革。雪案螢窗。非所敢望。家故中落。時值科舉改革。乃棄儒就商於津門某號。

小 愛娟 登明

余友某生。世家子也。性耽

至。禍不能行。其母爲貧病所逼。憂能傷人。不數月辭世。追隨伊父於九原。時愛娟年甫十餘齡。此可憐之孤雛。更無依賴。乃爲其無良族叔。誘至天津。貨入青樓。愛娟貌固姣好。爲諸姊妹冠。鴉母視之。不啻錢樹子也。自是愛娟如飛花墜雪。忽忽已五六寒暑。閱人殆遍。非少年輩薄子。即執符富家兒。迄無實意。可託終身者。花晨月夕。追念身世。不知已酒醉多少淚珠兒也。當日見生之下。一機情絲如春蠶自縛。而生亦頗爲留意。三生石上。夙有姻緣。自是生于公餘。輒復過訪莊園。一夕愛娟謂生曰。僕聞人多矣。終無如君者。今願以身奉巾櫛。惟君所命。生曰。

俠傳 (三十六) 公旦

傳其一晝夜間能行八百里。且雙目炯炯有夜光。能於昏暗中。能伏地而聆百里外之人馬行聲。故在前清末歲。橫行江淮一帶。真能獲趙到案也。小亭雖爲盜。劫富濟貧。嘗獲黃金若干。所得得分給。散金既盡。又劫取富室財。轉而至他處分散。因是淮一帶水災。人民田廬漂沒者不知凡幾。哀鴻遍野。不能卒歲。商辦賑方法。而富室誣指者。殊不勝屈。大吏告之。小亭自責。問其檢何策而來。小亭自云只須得冊冊若干。江淮一帶富室。皆奉告。大吏恐其劫掠。小亭謂當勸若輩樂捐。決不造孽。士

(未完)

裁撤釐金常關及一切國內通過稅辦 法大綱草案

(說明六) 第三條

(續)

楊永泰

國內各種通過稅。自應裁撤。而常關厘金局稅廠等。向徵收之他種課稅。確不含有通過稅性質者。亦自應保留。歸併他種征收機關。繼續征收。惟何者為通過稅。何者通過稅。自非分省分件切定審食。不足以辨明其性質。故各省報告之厘金表冊中。稍加研究。得分為兩組。一。無就良征收方法。即可確定其為非通過稅者。一。征收方法原略帶通過稅之色彩。須加以改良。始可成為非通過稅。由前言之。如各省厘局稅廠中。所報征之牲畜稅。屠宰稅。是其一例也。由德言之。如常關之船捐船料。本於稅各船。貨過關時帶征。與海關之噸稅略同。苟劃分本區區域。編列船隻號數。給照征費。按季納捐。自與陸路車捐無異。當然可以保留。此其一。各省商人之同業團體。為保護本行之利益計。對於該行所經辦之貨物。恒有預定稅額。先期預算。在指定之期間內。運貨出入。得憑票免稅者。此謂之認捐制。在江浙廣東等省。最為盛行。認捐制與普魯士都市及行政區域內。所辦營業稅中之租額台制度。最為相近。不過普國之租稅組合。本於同業之自治精神。而我國之認捐制。則由於商民欲防止官吏苛求。自持特權。而我國之認捐制。則由於商民欲防止官吏

之者稅查以納。○之稅民宰者。○庸益非可來

農部農
報測所
告所觀
商
報預氣天

日
月
十
八
二

晴

風氣氣
向溫壓
較如常
偏北低
中均
在

△△△△△
西西東東

來出來出

林王道
實元

楊曲
林祥
輝

車
站
紀
事

園藝遊南城

天 白

琴宋胡常梁
雪鳳振瑞九瑞
芳雲翠卿如芬

休恩母頂浣
報女花鈔
息綠姻會過計

園藝遊南城

演 晚

琴宋杜胡梁郭
雪鳳雲振瑞瑞
芳雲峯登芬卿

洪鈞
世出價唐洋金

樓德

天 白

李王俞翕魏
萬少步華連
春樓蘭庭芳

◀母救山男

園樂

天 白

程寶郭王九
硯大仲瑞陣
秋元衡卿風

息 休

特製新書佈景